#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外篇卷一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　葛洪　撰

## 嘉遯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軋躅於金張之閭養浩

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令而遂古亢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隣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

霄騰躡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絶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羣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賛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顔如巧笑語慼則偶象嚬顣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温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頹淪竦甲則淵池崖峩疵清

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即令聖主乃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亦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

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有若沉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武王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髙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羣賢為六翮託豪傑為舟檝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髙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嘨虎韜牙而

握角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蹴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瞑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没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聾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絶伎不奨多難之世則無以

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援物之人也懐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倈中唐殖古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䠥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旍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推乎陸沈哉深頤先生不逺速復哉於是懐丘先生蕭洪逍𨓜遊氣天衢情神綿緬旁若無物俯而荅曰嗚乎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禄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

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閑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殆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愁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紓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屢空爲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蹔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窩不絓

網罻不墜穽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葅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恵而屠葅荆卿絶脰以報燕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説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

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氷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閳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閽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獨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鵂鶹以

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誘無時而蹔乏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踈戕非親於元備後毋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為寒心

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希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黄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毁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恐濕而泳深淵惜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

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遥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俟禄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仕為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陥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蹻屩美於赤舄緼袍麗於

衮服拱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
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榭庇巖霤為華屋積篇章為
敖庾寶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
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絶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
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
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
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
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

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更道泰仁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絪緼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

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皆敗以商臣之為凶則繼體無類也懷丘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谷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乎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遥於丘園斂跡於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

之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厠日月之間樹飆鈒於洪鐘之側貢輕扇於堅氷之節衒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棄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强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猖介之民也岁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起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絶非有出者誰敘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饑衡門者可非乎失羣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移羣黎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絶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羣之近憂避牛跡之浅嶮而墜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鑪治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鋭志於雛鼠者不識鵷虞之用心盛務於

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鼉騰蛇之唉應龍也子誠喜懼于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矞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

而呂尚無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嫉高尚之士可謂賴甲胄以完刃又魚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

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
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
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吕尚居周
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戸而溝澗之腐胔矣唐
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戸
也夏禹非不能逼伯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録卞隨務
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
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姓殊尚

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謙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昌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謟媚權右提贄懐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

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畢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喬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若於安貧樂賤者之大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

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裔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乎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裔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

亦去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尚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戸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

於萬夫令令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
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韝鸞也則鐘鼎鎢
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
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翫瀅汀游
瀇滃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
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
羣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
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

代之織高標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氷炭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厦而懷悲鴻鶤登嵩巒而含慼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賾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勳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歎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縶之為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

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嗅禄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黄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閉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

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令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睢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

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兹者其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黶我身之淩遲屈龍淵為錐鑽之用抑靈鼓為聾聵之音推黄鉞以適彭鑣之恃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

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犯不掩豆菜肴糲飧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菸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喻之

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須乎鑱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致民盃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清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

外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玄虛空談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埸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

食周粟餓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彦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禄勲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

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揵為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

見矣

## 勖學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

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鍔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閽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

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

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塗可令齊堅乎金玉
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六畜可習
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
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鷙擊
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
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
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漾則虬螭羣游日就月將
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

昔仲由冠雞帶豭覆珥鳴蟬杖劒而見拔刃而舞戚稱
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
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
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
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没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
徹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
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
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

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黃於掌指甄未兆以如成故能

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烏碏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祓靈寶而知山隠因折俎而説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鶣鶡之翼也彼雖尋飛絶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

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
玆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絶倫之器盛
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
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
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
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
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或翔

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氷懐黄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游藝義𧷤隱味道居精確乎建不㧞之操揚青於嵗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途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

所以含悲而頹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羣冠畢濟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前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翔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

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禨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墮墜於雲霄之上而篚粉乎不測之下為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聦心於細

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茝蕙迷大者不能反
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
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
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
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
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
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巔愚游夏不乏矣亦
有饑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

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
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亦
刀之鑛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
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
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温夏縝
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
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娱心湎醽醁以沈
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

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
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别乎
瞽瞶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
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
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
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呉之
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
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為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

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
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勁駑議遨
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麄校彈棊木樗
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姸蚩指摘
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劒之疎密招奇合異
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瑶臺
瓊室近効阿房靈光以千門萬户為局促以昆明太液
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為朴騃民力竭於功役

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闚雲際之綺窓淫音誂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址暴僚隷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漪縱櫂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罝罘於

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𩙪於風草騁逸騎於平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鷂以鷙翔禽勁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容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相遠邀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高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世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

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而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黄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

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
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鈎絶紘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
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效其斵器無量
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
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不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
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判理之幸其奪之也有伯氏之捨
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涖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
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藏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

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悦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勑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愬多士於文武内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强厲辱劒閣自如而子陽赤族

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邀焘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詶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羣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也嶷若閶風之淩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而窺近不

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
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
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為邪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
七燿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罩則鵠若密
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
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
一體流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
清耳於浸潤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

在於一人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䎬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峙以接蹠路無擊壤之叟則蓋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槪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羡則慼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詰

誓則念一時之失信玩弄則覺褒耽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寃鑒操形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言甘之進則䟽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樂盈除蒸子之謟親放麑之仁鑒白龍以輕

朓覿奇贏以節無厭防人𧇊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絶域之外除惡犬以遭酒醞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鼃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盧之讜言容保中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虚之用烹如簧以謐司原之箴拆莞𦼮以迪梁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龐恥之陶冶明考試之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

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録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鉤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勲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鴟梟化為鴛鸞邪偽變成忠貞芳藹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濘剡鈍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

蔚內殄虓闞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涖黔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茲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闌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緑葉之綴脩柯左袵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温不謬節而錯集

四靈備覩芝華灼爍甘露淋灑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
箱丹甑遂於神潢玄鶴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
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
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
河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
自西極員首遐善猶鼠鼠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
之和絕音誠郅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
於罔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

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憒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而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隨於筆端武則鈎鈐居顏切推於指掌心包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方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

深履氷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謀夫恊思進其長算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内逍遥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弁儛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羨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為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頹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謂克明峻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算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為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為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小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

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懐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覺玩弄褻宴是躭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悦狗馬而惡謇諤貴珠玉而賤智畧豐綺紈而約恩澤

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無幷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賜工造貴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懷欵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

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墜則上崩故傾頹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周文取有殷於西隣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飈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遯世之大賢擁

雟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罔從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厦既熸而運水於滄海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没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 臣節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

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静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慼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氷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

為操居已則以羔羊為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羡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要離灸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恒若天威之在顔也宵夙慮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為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為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鸇之勢鳥雀

蕃扞疆埸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

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亡身以為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

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

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勲臯陶后稷亦何

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禄之虚厚也績不

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賛畏盈居謙

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

而侮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

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佞主於惡巧言毁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内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𫓦鑕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侶僞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

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己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可給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官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絶倫文武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並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難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弱載重尠不及矣常人賞榮不慮後患身既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

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 良規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

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
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
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
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
足異所皆笑音未絶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
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
引舊事以飾非内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
將來君子宜深鑒兹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

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妬權而貪人賣之亦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

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
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
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棄也功蓋
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
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
主之愛已是奚異夫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
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伯俞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
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

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

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讐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䤸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

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㦸牛之被文繡淵魚之愛芬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

奏霍光為不道於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 時難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跖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

似假公以售私姦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於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鼂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

積乎史策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兹以言吾知渭濵呂尚之儔巖間傅説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尠矣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驌驦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遠騖則轡急

轅逼欲盡䙺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一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鬻孺背千金而遂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賞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恐睡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卻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

也

務正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淩霄賴羣榱之積輪曲輮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

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第十一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羡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偕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

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禄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已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説吕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宫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

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悦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内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隷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 任能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曰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頼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舁酒婦閤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内無粃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没殄瘁響集豈非才

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
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
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
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勁弩難彀
而可以推堅逮遠大艦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
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敘彝倫昔魯
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
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

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壊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冠之鋭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隠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

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郭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却庳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答於保申簡公去甲於公廬彼雖降

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幷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

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第十四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淳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

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
非刑不止刑為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
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為
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
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
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為政非為不美也然黎庶巧
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羲農之風
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

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故用刑其來尚矣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淩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

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去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於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為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設禁而不止故眾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

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
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羣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
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
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
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
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
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

痤病也刑罰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
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
尠斷斬以驅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illegible][illegible]之
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
法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
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
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井以當路非仁人之用

懐也善為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踈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羣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壊河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鷇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

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以姦人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為物國之神器君所以執不可假人持長劒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氷由來漸矣戒火救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於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

樸素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悦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為安揚子雲謂申韓為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煩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正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救乏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

之羣后野無犯禮之軌蹐圜土可以虛無楚革可以永
格何必賞罰可以為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勑法
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
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汩
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
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
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
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

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騖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耻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墻之内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劒叅天而射

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却寒之裘以禦隆之暑踵之解結順之搔背其為憒憒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耻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遥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溺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

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截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獘遂落于迂闊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淩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衡量膠朱離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閒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閒周以仁興

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
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
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
法虢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
羣下力競還為長蛇伐木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
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
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内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
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隣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

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宫千餘鐘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虛檢切狁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咷之讐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

助之以刑者能令惡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絶網紊得罪於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他計切田之芟蕪薉於吠切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

不足迪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為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其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讁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撾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

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於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衆不見

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為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駮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為然直以二陲未賓遠人不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刖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為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為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一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